

吕氏春秋



[战国] 吕不韦·编 吴茹芝·编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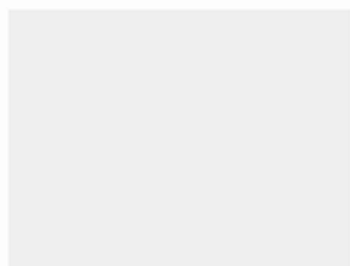
三秦出版社

吕氏春秋



〔战国〕吕不韦·编 吴茹芝·编译

三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吕氏春秋 / (战国) 吕不韦编; 吴茹芝编译. — 西安: 三秦出版社, 2009.3

(中华国学百部)

ISBN 978-7-80736-324-8

I. 吕… II. ①吕… ②吴… III. ①杂家

②吕氏春秋—译文 IV. B22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88773 号

书 名	吕氏春秋
作 者	[战国] 吕不韦 编 吴茹芝 编译
责 编	陆 军
策 划	以 洋 忠 平
封面设计	陈 非
内文制作	火云鹤
内文纸张	云泉纸业专供
法律顾问	沙庆超

出版发行	三秦出版社
地 址	西安市北大街147号
电 话	(029) 87205106
邮政编码	710003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西安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680 × 1020 1/16
印 张	9
字 数	130千字
版 次	2009年8月第2版
印 次	2009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80736-324-8
定 价	12.00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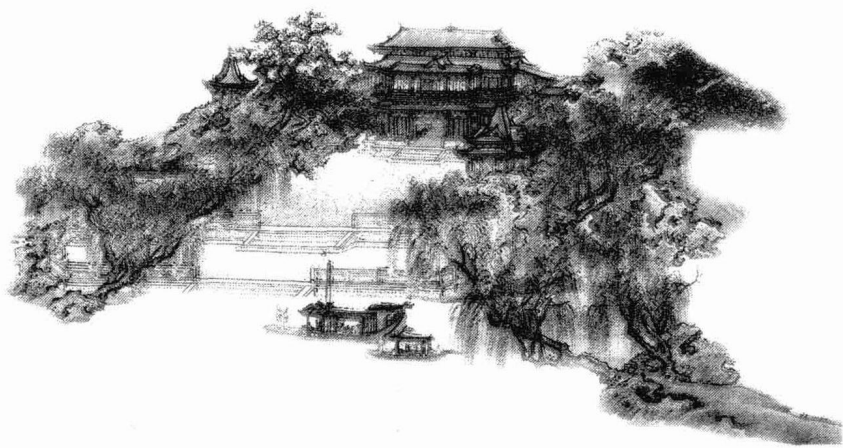
凡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可与工厂直接调换。

联系电话：029-84273850

前 言

《吕氏春秋》又名《吕览》，是秦相吕不韦召集门下宾客辑合百家九流之说编写而成的。吕不韦，生年不详，卒于秦始皇十二年（前235年）。他原是阳翟（今河南禹县）的大商人，在经商期间，遇到了流亡赵国的秦公子子楚，当时子楚在赵国的处境很艰难，吕不韦很同情他，并认为子楚是“奇货可居”，于是用金钱资助子楚，并帮助他获得了继承王位的资格。公元前253年，子楚继承王位，是为庄襄王。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，并封他为文信侯。庄襄王死后，其子政立，是为秦始皇。秦始皇尊吕不韦为相国，号称仲父。在他执政为相期间，秦国出兵灭东周，攻取韩、赵、魏三国土地，为统一中国做出了积极贡献。秦始皇亲理政务后，将他免职，并迁去蜀，后忧惧饮鸩而亡。吕不韦为相期间，门下食客三千人，家僮万人。他命门客“人人著所闻”，著书立说，为建立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政治寻找理论根据，这些著作最终汇编成了《吕氏春秋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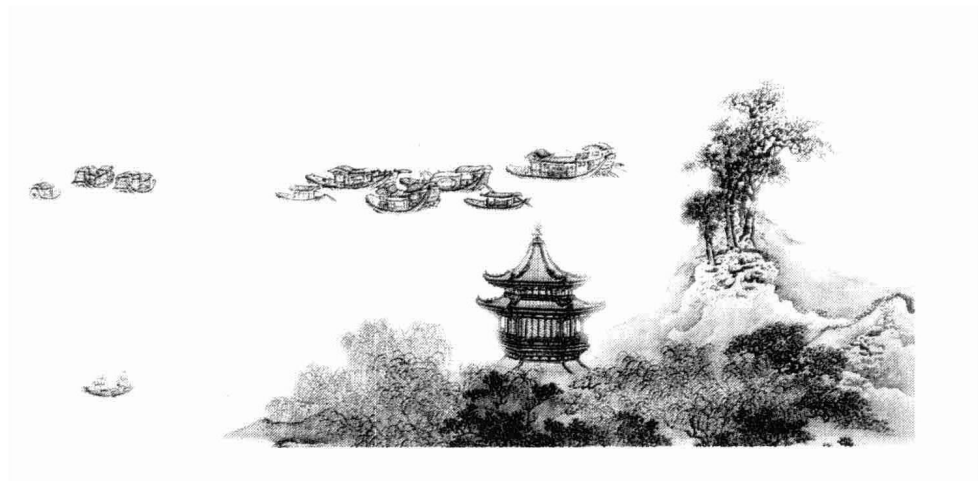
《吕氏春秋》成书约在公元前239年左右。全书共二十六卷，由八览（六十四篇）、六论（三十六篇）、十二纪（六十篇）组成，一百六十篇，二十多万字。从形式上看，纪、览、论篇数都有一定，十分整齐；从内容的编排上看，也自成体系。现在的形式，是十二纪在前，八览居中，六论居于最后。因十二纪的篇名以月令为首，故称《吕氏春秋》；又因书中有八览，所以后



人也把这部书叫做《吕览》。学说以儒、道思想为主，兼收墨、法、名、农、阴阳、乐、兵各家言论，保存了先秦各家各派各种不同的学说思想，既有各家的精华，也有各家的糟粕，内容包括政治、军事、农桑、数学、天文、历法、教育、音乐、礼制、养生等诸多方面，还保存了古代许多遗文轶事和学术资料，所以从东汉班固起，把它列入杂家，是研究先秦学术、历史的重要资料。

《吕氏春秋》深得人们的好评。司马迁称它“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”，在《报任安书》中，甚至把它与《周易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国语》、《离骚》等相提并论。客观地说，《吕氏春秋》不是一部系统的哲学著作，它有一定的思想价值，但更主要的是资料价值。它的一些寓言故事，至今仍脍炙人口，富有教育意义。

编者
2008年1月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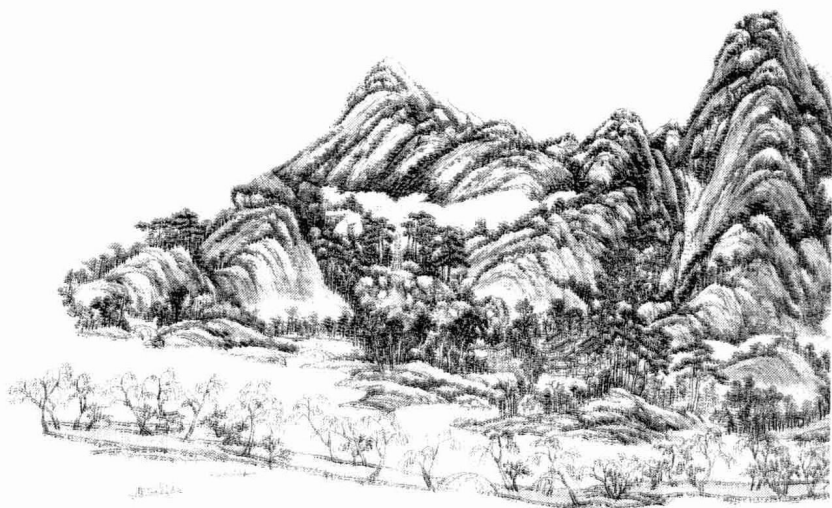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本 生	1
重 己	4
贵 公	8
去 私	11
贵 生	14
情 欲	19
当 染	23
劝 学	28
尊 师	31
大 乐	36
侈 乐	39
古 乐	42
振 乱	50
论 威	52
爱 士	57
顺 民	60
节 丧	64
去 尤	68
听 言	72
本 味	75
义 赏	81
察 今	86
察 微	90
不 二	95
淫 辞	97
用 民	102
举 难	107
察 贤	112



爱类	114
慎行	118
贵直	123
上农	128
任地	134

吕氏春秋



本 生

【原文】

始生之者，天也；养成之者，人也。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撻之谓天子^{〔1〕}。天子之动也，以全天为故者也^{〔2〕}。此官之所自立也^{〔3〕}。立官者，以全生也。今世之惑主，多官而反以害生，则失所为立之矣。譬之若修兵者，以备寇也，今修兵而反以自攻，则亦失所为修之矣。

【注释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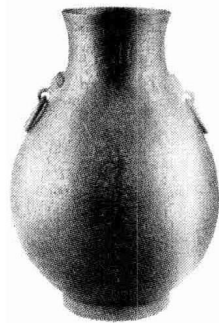
〔1〕 撻 (yīng)：触犯。

〔2〕 全：保全。天：指天所赋予人的天性与生命。故：事。

〔3〕 官：职官，官吏。所自：所以。

【译文】

最初创造生命的是天，使它得到保养和生长的是人。能够保养天所创造的生命并不加损害的人就是天子。天子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保全天赋的生命与人性。这是设立官吏的根本原因。设立官吏是为了保全生命。现今时代的糊涂君主，设立很多官职反倒损害了生命，这就背弃了设立官职的本来意义。如建设军队吧，本来是用来防备外来侵略的；现在建设军队反倒用来自相攻击，就失去了建设军队的本来意义。



宴乐渔猎攻战纹壶 战国早期，盛酒器。通高40厘米，口径13.4厘米，腹径26.5厘米。现藏四川省博物馆。

【原文】

夫水之性清，土者汩之^{〔1〕}，故不得清。人之性寿，物者汩之，故不得寿。物也者，所以养性也，非（所以）性养也^{〔2〕}。今世之人，惑者多以性养物，则不知轻重也^{〔3〕}。不知轻重，则重者为轻，轻者为重矣。若此，则每动无不败。以此为君悖^{〔4〕}；以此为臣乱，以此为子狂。三者国有一焉，无幸必亡^{〔5〕}。

【注释】

- [1] 扞 (gū): 搅混, 扰乱。
 [2] 性养: 用生命供养外物, 指嗜欲过当。
 [3] 轻重: 高诱注: “轻, 喻物; 重, 喻身。”
 [4] 悖: 谬误, 惑乱。
 [5] 无幸必亡: “必亡无幸”的倒文, 言其国必亡, 无可幸免 (用俞樾说)。

【译文】

水的本性是清澈的, 但因为泥土混杂在水里, 所以才不清澈。人的天性是可以长寿的, 但因为身外之物不断搅扰他, 所以就不能长寿。外界的东西是用来修养生命的, 而不是用生命去追求的。现时代的人们, 糊涂的大多用生命去追求外界的东西, 这就是不知道轻重了。不知道轻重, 就会把重的当作轻的, 把轻的当作重的。如果像这样, 那么一举一动没有不失败的。如此做君主, 就会上下离心离德; 如此做臣子, 就会乱纲乱纪; 如此做儿子, 就会狂妄自大。一个国家有以上三种情况之一的, 就势必要灭亡, 不可幸免。

【原文】

今有声于此, 耳听之必慊^[1], 已听之则使人聋, 必弗听。有色于此, 目视之必慊, 已视之则使人盲, 必弗视。有味于此, 口食之必慊, 已食之则使人瘖^[2], 必弗食。是故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, 利于性则取之, 害于性则舍之, 此全性之道也。世之贵富者, 其于声色滋味也多惑者, 日夜求, 幸而得之则遁焉^[3]。遁焉, 性恶得不伤?

【注释】

- [1] 慊 (qiè): 快意, 满足。
 [2] 瘖 (yīn): 哑。
 [3] 遁: 通“循”, 指放纵流逸而不能自禁。

【译文】

假设这里有一种音乐, 耳朵听到它一定感到愉悦, 但是听过它以后就会使人耳聋, 那人们就一定不去听了; 假设这里有一种色彩, 眼睛看到它一定感到愉悦, 但是看过它以后就会使人眼瞎, 那人们就一定不去看了; 假设这

里有一种吃的东西，嘴巴吃到它一定感到愉悦，但是吃过它以后就使人哑巴，那人们就一定不去吃了。因此圣人对待音乐、色彩、食物的态度是：对生命有利的就接受，对生命有害的就抛弃。这是保全生命的办法。世界上尊贵富有的人在声色滋味方面大多是糊涂的。他们夜以继日地追求这些，侥幸得到了，就全身心地陷进去享乐，生命怎么能不受到伤害？

【原文】

万人操弓，共射其一招^{〔1〕}，招无不中。万物章章^{〔2〕}，以害一生，生无不伤；以便一生，生无不长。故圣人之制万物也，以全其天^{〔3〕}也。天全则神和矣^{〔4〕}，目明矣，耳聪矣，鼻臭矣，口敏矣，三百六十节皆通利矣。若此人者，不言而信^{〔5〕}，不谋而当，不虑而得；精通乎天地，神覆乎宇宙；其于物无不受也，无不裹也^{〔6〕}，若天地然；上为天子而不骄，下为匹夫而不愠；此之谓全德之人。

【注释】

- 〔1〕 招：箭靶子。
- 〔2〕 章章：明美繁盛的样子。
- 〔3〕 天：这里指性与命。
- 〔4〕 神和：精神和畅。
- 〔5〕 不言而信：不说话而信义自存。
- 〔6〕 裹：包含。

【译文】

一万个人拿着弓箭，一起射一个靶子，靶子不会不被射中；万物繁多而旺盛，一起来损害一个生命，那这个生命不能不受到伤害；如果是一起用来帮助一个生命，那么这个生命不会不生长。所以圣人整治万物，是为了保全他们的天赋人性与生命。天赋的人性和生命保全了，精神就和谐了，眼睛就明亮了，耳朵也敏感了，鼻子也嗅觉灵敏了，口齿也伶俐了，身上三百六十块筋骨都顺畅了。如果是这样的人，不说话也讲信义，做事不经过商量也是正确的，不经过思考也是得当的。灵犀通贯天地，精神覆盖宇宙。他们对于万物没有不能承受的，没有不能容纳的，就像苍天与大地一样。他们即使高居天子的尊位也不骄傲，即使处于下贱的百姓境地也不愁苦。这就叫作德行完全的人。

【原文】

贵富而不知道，适足以为患，不如贫贱。贫贱之致物也难，虽欲过之奚由？出则以车，入则以犂，务以自佚^{〔1〕}，命之曰“招蹶之机”^{〔2〕}。肥肉厚酒，务以自强，命之曰烂肠之食。靡曼皓齿^{〔3〕}，郑、卫之音，务以自乐，命之曰伐性之斧。三患者，贵富之所致也。故古之人有不肯富者矣，由重生故也，非夸以名也^{〔4〕}，为其实也。则此论之不可不察也。

【注释】

〔1〕佚(yì): 逸乐。

〔2〕招: 致。蹶(jué): 足病。机: 机械。此句言出车入犂，过分佚乐，不重锻炼，故为招致足病的机械。

〔3〕靡曼皓齿: 指美色。靡曼指肌肤细腻。

〔4〕夸: 虚夸。

【译文】

富贵却不明白养生之道，恰恰容易由此形成祸患，反而不如贫贱的人。贫贱的人想得到东西很困难，即使想奢侈又哪里有条件呢？出门乘车，进门坐犂，非要这么做来使自己安逸，这些车犂便可叫作“引发脚病的器械”；肥肉醇酒，非要用这些支撑自己，这种酒肉便可叫作“烂肠子食物”。女人的美貌姿色和郑、卫的靡靡之音，非要用这些来取乐，这种声色便可叫作“砍伤生命的斧子”。以上三种祸害，都是由于尊贵富有引起的。所以古时候有不愿意富贵的人，就是因为看重生命的缘故。这倒不是为了追求虚名，而是为了它的实在利益。那么，这个道理就不能不真正体会了。



头像金饰体 战国、金饰，高5.1厘米，宽3.2厘米，1977年出土于河北省易县燕下地30号墓，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。

重 己

【原文】

倕^{〔1〕}，至巧也。人不爱倕之指，而爱己之指，有之利故也^{〔2〕}。人不爱昆山之玉、江汉之珠，而爱己一

苍璧小玠^[3]，有之利故也。今吾生之为我有，而利我亦大矣。论其贵贱，爵为天子，不足以比焉；论其轻重，富有天下，不可以易之；论其安危，一曙失之^[4]，终身不复得。此三者，有道者之所慎也。有慎之而反害之者，不达乎性命之情也。不达乎性命之情，慎之何益？是师者之爱子也，不免乎枕之以糠^[5]；是聋者之养婴儿也，方雷而窥之于堂^[6]；有殊弗知慎者^[7]。夫弗知慎者，是死生存亡不可，未始有别也。未始有别者，其所谓是未尝是，其所谓非未尝非，是其所谓非，非其所谓是，此之谓大惑。若此人者，天之所祸也。以此治身，必死必殃；以此治国，必残必亡。夫死殃死亡，非自至也，感召之也。寿长至常亦然。故有道者，不察所召，而察其召之者，则其至不可禁矣^[8]。此论不可不熟。

【注释】

〔1〕 倮 (chuí)：一作“垂”，相传是尧时的巧匠，一说为黄帝时的巧人。

〔2〕 之：通“其”。

〔3〕 苍璧小玠：苍璧为石多玉少的玉石。小玠为质量较差的珠。珠之不圆者为玠。

〔4〕 一曙：一旦。

〔5〕 师：瞽师，即盲乐工。枕之以糠：使爱子枕卧在谷糠中。糠易伤害眼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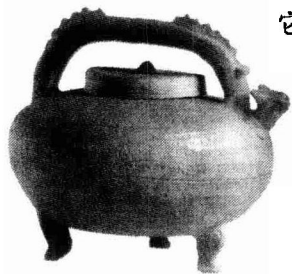
〔6〕 方：正当，刚刚。窥：使动用法。之：指“婴儿”。

〔7〕 殊：过，甚。

〔8〕 其：指死殃死亡和长寿两者。

【译文】

倮是最手巧的人了，可是人们不爱护倮的手指，而是爱护自己的手指，这是因为自己的手指对自己有所帮助的缘故；人们不爱护昆山的宝玉、江汉的明珠，却爱护自己的一块成色不高的玉石、一颗形状不圆的小珠子，这是因为自己的东西才对自己有用的缘故。现在，我的生命归我所有，给我带来的好处也很多。从贵贱方面来说，即使地位高到做天子，也不能够和它相比；从轻重方面来说，即使富裕到拥有天下，也不能和它交换；从安危方面来说，一旦有一天失去了它，就一生再也不能得到。这三个方面，



原始瓷龙梁壶 战国，高18厘米，出土于浙江省绍兴市，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。

是有道的人小心的地方。有虽然小心但反而损害了它的人，这是没有领悟人性与生命的情理。不领悟人性、生命的情理，小心它又有什么用？这就像盲人虽然疼爱儿子，但却免不了让他枕在谷糠上；这就像聋子养育婴儿，正在打雷的时候却让他坐在堂屋里向外观望。这比起不知道小心的人又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不知道小心的人，对生死存亡、可以不可以，从来没有辨别清楚。没辨别清楚的人，他们所说的正确不一定是正确的，他们所谓的错误也未必是错误的。这就叫非常糊涂。像这样的人是上天降祸的对象。用这种态度修身，必定死亡，必定遭祸；用这种态度治理国家，必定衰败，必定灭亡。这种死亡、衰败和灭亡不是自动找上门来的，而是糊涂招来的。长寿也常常是这样。所以有道行的人，不察看导致的结果，而察看引起它的原因，那么达到结果就是不可遏制的了。这个道理不能不彻底理解。

【原文】

使乌获疾引牛尾^[1]，尾绝力殫^[2]，而牛不可行，逆也。使五尺竖子引其橛^[3]，而牛恣所以之，顺也。世之人主贵人，无贤不肖，莫不欲长生久视，而日逆其生，欲之何益？凡生之长也，顺之也；使生不顺者，欲也；故圣人必先适欲。

【注释】

[1] 乌获：秦武王的力士，据说能举千钧。

[2] 殫 (dān)：力尽。

[3] 橛 (quàn)：同“橛”。《说文》：“橛，牛鼻上环。”

【译文】

假如让像乌获这样的大力士用力拽牛尾巴，让牛跟他走。即使尾巴拽断了，人的力气用尽了，而牛还是不能带走，因为违反了牛性子。假如让五尺高的小孩子牵着牛的鼻圈儿，牛就会跟他走到任何地方，因为这是顺应牛的脾性。世界上的君主、贵族，不论好坏，没有不想长命的，但是每天都在违反他们的生命本性，虽然想要长寿又有什么用呢？凡是寿命长久都是因为

顺应它的本性，使生命不顺应的东西是人的欲望。所以圣人一定首先使自己的欲望适可而止。

【原文】

室大则多阴，台高则多阳，多阴则蹶，多阳则痿，此阴阳不适之患也。是故，先王不处大室，不为高台，味不众珍，衣不焯热^{〔1〕}。焯热则理塞，理塞则气不达；味众珍则胃充，胃充则中大鞫^{〔2〕}；中大鞫而气不达，以此长生，可得乎？昔先圣王之为苑囿园池也，足以观望劳形而已矣^{〔3〕}；其为宫室台榭也，足以辟燥湿而已矣；其为舆马衣裘也，足以逸身暖骸而已矣；其为饮食醕醴也^{〔4〕}，足以适味充虚而已矣；其为声色音乐也，足以安性自娱而已矣。五者，圣王之所以养性也，非好俭而恶费也，节乎性也^{〔5〕}。

【注释】

〔1〕焯（dān）：过度，厚。

〔2〕中：指胸腹腔。鞫（mén）：通“懣”，闷胀。

〔3〕劳形：劳动身体。古人以劳形为养生之法。古代名医华佗曾说：“人体欲得劳动，但不当使极耳。动摇则谷气得销，血脉流通，病不能生。”（《三国志·华佗传》）

〔4〕醕（yī）醴：用黍粥酿制的甜酒。

〔5〕节乎性：节制性情，使其适度。

【译文】

屋子大了，阴气就多了；台子高了，阳气就多了。阴气太多就会得腿脚行走不便的毛病，阳气太多就会得肌肉萎缩活动困难的疾患，这都是阴阳不适度引起的疾病。因此，先代的君王不住大屋子，不建造高台，饭菜不追求太多的山珍海味，衣服不追求穿得过暖，穿得过暖身上的经脉就会阻塞。经脉阻塞，气血就不畅通。饭菜太丰盛的话，胃就会太满；胃太满肚子就会发胀，肚子胀气就不通畅。用这种方式追求长寿能得到吗？从前先代圣王建造苑囿园池，只要足够观望和活动身体就行了；他们建造宫室台榭，只要足以躲避干燥和潮湿就可以了；他们制作车子、衣服，只要足够使身体舒适暖和就行了；他们吃饭喝酒，只要适合口味，填饱肚子就行了。他们编排歌舞音

乐，只要能定定精神使自己高兴就可以了。这五个方面，是圣王用来修养身心的，不是喜欢节俭，讨厌奢靡，而是要使身心得到适当的调节。

贵 公

【原文】

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，必先公，公则天下平矣。平得于公。尝试观于上志^{〔1〕}，有得天下者众矣，其得之〔必〕以公，其失之必以偏。（凡主之立也，生于公）故《鸿范》曰^{〔2〕}：“无偏无党，王道荡荡；无偏无颇，遵王之义；无或作好^{〔3〕}，遵王之道；无或作恶，遵王之路。”

【注释】

〔1〕上志：古记，指古代典籍。

〔2〕《鸿范》：又作《洪范》，《尚书·周书》中的一篇。

〔3〕或：有。今本《尚书·洪范》“或”字并作“有”。

【译文】

过去，先代圣王们治理天下，一定要把公正放在首位。公正的话，天下就太平了。太平是从公正得来的。尝试考察一下上古的记载，得到过天下的人很多，他们得到天下凭的是公字，那他们失去天下必定是由于偏私。凡是君主的设立，都是出于公正的目的。所以《鸿范》中说：“不要营私不要结党，君王的统治才平坦宽广；不要偏向不要倾斜，遵守先王的法则；不要随意施加个人的喜好，遵循先王的大道；不要随意施加个人的憎恶，遵循先王的正路。”

【原文】

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，天下之天下也。阴阳之和，不长一类；甘露时雨，不私一物；万民之主，不阿一人^{〔1〕}。伯禽将行^{〔2〕}，请所以治鲁，周公曰^{〔3〕}：“利而勿利也^{〔4〕}。”荆人有遗弓者，而不肯索，曰：“荆人遗之，荆人得之，

又何索焉？”孔子闻之曰：“去其‘荆’而可矣。”老聃闻之曰^{〔5〕}：“去其‘人’而可矣。”故老聃则至公矣。天地大矣，生而弗子^{〔6〕}，成而弗有，万物皆被其泽、得其利，而莫知其所由始，此三皇、五帝之德也^{〔7〕}。

【注释】

〔1〕阿：偏袒。

〔2〕伯禽：周公之子，周成王封之于鲁，为鲁国的始祖。

〔3〕周公：姓姬，名旦，武王之弟，成王之叔，曾辅佐成王。

〔4〕前一“利”为施利，后一“利”为谋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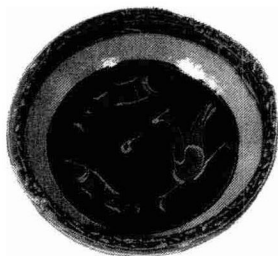
〔5〕老聃(dān)：即老子，春秋战国时楚苦县人，相传《老子》(《道德经》)为他所著。

〔6〕子：意动用法，以为子。

〔7〕三皇五帝：传说中的上古帝王，三皇指伏羲(xī)、神农、燧人。五帝指黄帝、颛顼(zhuān xū)、帝喾(kù)、尧、舜。亦有其他的说法。

【译文】

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，是天下人的天下。阴阳的融和，不只是滋长一个物种；甘露时雨，不偏爱一物；亿万民众的主人，不能偏护一人。伯禽在即将起程赴任的时候请教用来治理鲁国的策略。周公说：“为民谋利而不要为自己谋利。”荆国有一个丢了弓的人，却不愿意去查找。他说：“荆人丢了它，还是荆人得到它，又何必去寻找呢？”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说：“去掉他话里的‘荆’字就可以了。”老聃听到这个说法后说道：“再去掉话中的‘人’字才好。”所以老聃是最公正无私的了。天地多么伟大啊！生育民众而不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子孙，造就万物而不据为己有。万物都承受到它的恩泽，却没有人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。这就是三皇五帝的功德。



彩绘鱼鳞纹漆盂 秦，通高8.8厘米，口径29厘米，底径16厘米。1976年出土于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11号秦墓，现藏于湖北省云梦县博物馆。

【原文】

管仲有病^{〔1〕}，桓公往问之^{〔2〕}，曰：“仲父之病矣，渍甚，国人弗讳，寡人将谁属国？”管仲对曰：“昔者臣

尽力竭智，犹未足以知之也，今病在于朝夕之中，臣奚能言？”桓公曰：“此大事也，愿仲父之教寡人也。”管仲敬诺，曰：“公谁欲相？”公曰：“鲍叔牙可乎^{〔3〕}？”管仲对曰：“不可。夷吾善鲍叔牙，鲍叔牙之为人也，清廉洁白，视不己若者，不比于人；一闻人之过，终身不忘。”“勿已，则隰朋其可乎^{〔4〕}？”“隰朋之为人也，上志而下求，丑不若黄帝^{〔5〕}，而哀不己若者；其于国也，有不闻也；其于物也，有不知也；其于人也，有不见也。勿已乎，则隰朋可也。”夫相，大官也。处大官者，不欲小察，不欲小智，故曰：大匠不斫，大庖不豆^{〔6〕}，大勇不斗，大兵不寇。桓公行公去私恶，用管子而为五伯长^{〔7〕}；行私阿所爱，用竖刀而虫出于户^{〔8〕}。

【注释】

〔1〕管仲：春秋齐人，名夷吾，字仲，曾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。

〔2〕桓公：即齐桓公，姓姜，名小白，春秋时齐国国君。

〔3〕鲍叔牙：齐大夫，贫贱时即与管仲相友善，是管仲最要好的朋友。

〔4〕隰（xí）朋：齐大夫，曾助管仲相桓公，成霸业，平戎于晋，与管仲同年卒。

〔5〕丑：意动用法，以……为耻辱。此句言以自己不如黄帝而感到羞耻。

〔6〕大庖（páo）：手艺高超的厨师。豆：祭祀用的笱豆。这里作动词用，摆设笱豆一类食器。

〔7〕五伯（bà）：通常写作“五霸”，指齐桓公、晋文公、秦穆公、宋襄公、楚庄王，他们是春秋时势力强大称雄一时的诸侯。

〔8〕竖刀（diào）：一作竖刁，齐桓公的近侍。桓公时，五子争立，竖刀参与作乱，桓公尸体停床六十余日，以致尸虫爬出户外。

【译文】

管仲有病，齐桓公前去询问他，说：“您的病很重，如果一旦病情危急发生不幸，我将把国家托付给谁好呢？”管仲回答道：“以前我尽心竭力，还不能够知道这样一个人；现在得了重病，生死在于朝夕之间，我又怎么说得上来呢？”桓公说：“这可是大事，希望你能给我指教。”管仲恭敬地同意了，说：“您想要任用谁为相呢？”桓公说：“鲍叔牙可以吗？”管仲回答道：“不行。我很了解鲍叔牙。鲍叔牙的为人，清廉正直，对待不如自己的人，